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三十七回 崇正教引邪歸正 放生靈起死回生

話說李金華與那老者言論之際，那老者一怒致死。在坐眾人無不驚惶，就有要將那老者抬起的，就有在那老首耳邊呼喚的。李金華道：「眾位不必如此，他這是元神出竅，一時就回來了。」眾人同道：「李先生還取笑哩，他這大年紀尚不甦醒如何是好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不能回來便是道業不高。」

眾人依然扶起那老者，將他後心拍了一回，那老者方才睜眼。定了半晌，起的身來向李金華道：「你有甚麼勢利，滿口胡說，就是仗恃著個舉人哪？但以道德服人，豈挾功名壓眾。要是得了官又將如何？」李金華笑道：「請問你老先生，這修道也有點戒律否？」老者道：「戒的甚多，不暇備舉，約而言之，不過是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而已。」顏淵問仁章，必曾熟讀。李金華道：「這是道之用也。吾嘗聽得人說，那修道之人所戒者在貪、嗔、癡；不必酷於求財，方算是貪，就是一舉念頭，想著益己，便是貪；那嗔，也不必打仗鬧活，即是一點不平，便是嗔；那癡，也不是憨呆呆傻，即有一點妄想便是癡。妄想，為益己之魔關，益己，為不平之萌芽。三者一也。得一而得三。若說及非禮勿視四句，寬滿之極，況人非哲良，亦難照顧。老先生既言及此，果能遵行麼？第一先存一個得道念頭，便是無窮妄想。有此妄想，便覺可以昇天，又為莫大益己。既想益己，凡有不如己意處，焉得坦然？」老者道：「有甚麼不坦然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你老先生坦然的好幾幾乎沒有坦死。若非得道，這個氣還不能這麼壯哩。」老者道：「你真說氣也氣的，你說這氣該怎樣養法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孟夫子善養其浩然之氣，吾區不能養，又焉敢妄談？」笑者道：「何為浩然？」李金華道：「至大至剛，就是浩然。」老者道：「怎麼著是大，怎麼是剛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是折字講，是不折字講呢？」老者道：「折字怎講，不折字是怎講？全都要領教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我未學折字，但知這大，是大而無外；剛是剛而不折。至於折字講法，還得求教。」老者道：「大是一人，非一人不能為大。剛是怎麼寫法？先寫上一個四字，下加一個山字，這是四座山也。酒色財氣，即是這四座山，須用刀將他劈開。以一刀而劈四山，非剛不能。可笑之極。須知這一人在那裡。這刀是甚麼？常言說的好，講道不離身，離身便非道。你說這一人在那裡，刀是甚麼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一人，一人而已。你說在那裡？他走到那裡，就在那裡。那刀，是刀而已。你說是麼？麼正是把刀。」老者道：「人而為人也，有胳膊，也有腿，怎麼是個人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湊成一個就是人。」人能湊成一個則一如矣，是學正道而立論也。老者道：「甚麼是一個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孤孤單單就是一個。」老者笑道：「你盡說了些糊塗話！糊塗人反說人糊塗。這人明明是大學之謂明德者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大學上何不說人？竟是加一德字，是何說處？」老者道：「因世人不認人，所以說是明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甚麼是個明德？」老者道：「小注裡說的明白，你還不知麼？」又念過大學注。李金華道：「注中所說，即是不昧之虛靈。後氣稟人欲兩相交雜，遂至於昏。然昏其外不能昏其內，故可再明之。且昏是為己錮蔽，克得己，便能復見光明。」老者道：「怎樣克法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怎樣昏的怎樣克去。」正大高明語。這已是怎樣來的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人自有生後，但知有己，便是為己所昏。若能處處不想著己，自然漸漸克去。我非不知你老先生那個克法，無非是打坐運氣而已。如說這樣便可克己，我還不知打著坐，運著氣，心裡還想著甚麼哩！不打坐，不運氣的時候，作些甚麼哩！不想著己，方可克己。那明德未昏之時，豈不是皆因想著自己才昏的麼？既然因著自己昏的，不克己必不能明瞭，何況聖經之中，說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。莫非你打坐運氣，這家就能齊麼？」老者道：「一人如此，再一家如此，非家齊而何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一家如此，必然一國如此。一國如此，必須天下如此。莫說是不能如此，就是天下亦如此，這天下也就要沒有個人了。」老者道：「怎麼沒人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都成了神，那裡還有人？老先生你也仔細想想，是誰說的是？」老者道：「依著你說，該當怎樣？」李金華道：「還是孝弟而已。」講道半天，不離這個。老者道：「孝弟就可以明明德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不孝弟就能明明德麼？孝弟為萬善之首。因著不善，所以昏其虛靈。既然孝弟，則可以總萬善而歸一，怎麼不能明明德？」老者道：「不善而昏，既善而明，似是真理。如此說來，那佛老二家，捨家撇業離親間兒，誠為異端了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佛老二家，亦皆以孝弟為主。如今之學佛老者，捨此不顧，又焉得不為異端？要之，是習佛老者為異端，包掃一切僧道旁門。非佛老為異端也。苟能以佛老之心為心，萬無不孝弟者。」老者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總不甚確，尚求略舉真實，方可憑信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佛老之事，我知不甚清。曾聽得人說，佛出家時，佛父謂佛曰：『我嗣未立，汝須於立嗣之後，方可出家。』佛果立嗣而後出家。尊父命也。即如今之出家者，若是尊命出家，便不為異端，然亦須如佛所說。若出家不尊父命，又焉得不為異端？太上曾為周臣，亦是致仕之後，父母去世，方學道法而立極，肉身昇天，至今不絕。德何其盛，道何其大！謂為孝弟，實無以加，況佛老二家無日不以勸善為心，即無日不以孝弟望天下。使天下之人各成其孝弟，何其忠也。欲徵佛老實修。成道不外乎孝道。夫孝者順也，從一順而造百順之極。大中至正，以順其自然之性。而成其至尊之道耳。倘捨本而求末，以折字強解為禪語，不明體用，終歸無成，非吾所謂道也。苟不知此，徒在嘴上論是非，實異端有所不如矣。」老者道：「李先生所論雖是，我須漫漫審察。倘無疵累，自然拜服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甚麼服不服，老先生總要細心體會。並非我好佞，正言確論，豈御人以口給。老先生莫怪。」說到這裡，那些人遂告辭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李金華到了墳上。祭奠了一回，回到家中。剛吩咐李忠叫他回家看看，所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也。這時，那老者又叩門而來。李金華迎進落座。老者道：「昨承高論如夢初醒。」一棒打醒。李金華道：「言語之間，多有得罪。正議負荆，又承左顧。」老者道：「彼此彼此。李先生總是救世苦心，老朽甚是不及，仍有不明，尚求指教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昨日老先生回到家中，也曾仔細審察否？」老者道：「到家之時，將三教諸書詳加考核，總是李先生所解之話周備圓通。」說畢，又深深一揖。辟邪歸正，誰不拜服。李金華慌忙拉住道：「你老先生如何折罪起我來？」說著二人大笑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申孝思自從送李金華去後，回至家中，恰遇申應鑄前來。申孝思道：「你到此為何？」應鑄道：「給叔叔報喜來了。」果自天上來，喜出望外乎。還自心地生，而在在歡喜乎。申孝思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應鑄道：「昨日三更時候，姪偶得一夢。夢中見一官長，紗帽紅袍，好似文昌帝君氣象。姪慌忙施禮，那官長道：『爾壽數不永，當遭惡報。今有放生一舉，可以折過。然放生須將生字放在心頭，不但生物，實可生己。』敬聆賓訓確乎仁人至言。刻諸心板放生信念，益篤矣。以為我與物荷天地生成，同一性命耳。我欲求生，物甘就死乎。我若傷生，慘不忍顧。非戕生物，實自促其生也。今而後從其言而效其行，滿腔仁慈，一點殺機不萌。將一言也生物，一行也生物，則念念自無不生物，既無不合天地好生之心。說到這裡姪一夢遂覺。醒來見是一夢，半信半疑。不料五更多天，尚未天明。忽聽外面叩門之聲，甚是不祥。聽了一聽，那叩門之聲好似屠戶劉小兒。隔門問他為的甚麼，他卻是為的年節將近，打不開急荒，聽說姪子立了放生會，故來』詐。姪子想了一想，說是送到他縣衙，他家中老母，何人奉養？念及其親，所不忍究。說是不送他，又解說不開。總不若隨他心願，萬事皆休。他惡自惡，姪子不能懲其惡，自有報其惡者。看回便知惡報分明。想到這裡，遂叫人到了外頭，與他講了些好話，給了他十數弔京錢，方才無事。被罵者無事矣，罵人能保不生凶事乎。姪子也未見他，聽說他拿著明晃晃的刀，不用說，罵詐不遂，定起歹意。他一個屠戶，甚麼事不可做呢？姪子看來，這就是那夢的確證。若不給他錢，難免不遭其毒手。如此辦了，豈非生人而實生己麼？姪子這也算死而復生，故來報喜。」據此一節，今而知禍福轉移，在人心一念之頃耳。彼放生會。善念才興，吉神隨之，眾邪遠之，倏憂倏喜，神靈其莫測處。閱者欲求福報，先盡孝道；欲求壽永，先學放生。利物即益己，人何不勇為乎。

申孝思道：「若非有此一舉，及有此一警，你也不肯好好拿錢。要知道，若不有此一舉，斷不能有此一警。你可看見了，這善惡之報，就是這樣明顯。前申孝思因夢而病癒，茲申應鑄因夢而脫死。豈神之好托夢警人耶，全在人之孝心善心，默相感通耳。

二人說話之間，忽聽大街亂嚷。申孝思急忙出去看時，但見有無數人的跑著亂說：「快著走，快著走！這個事真奇真怪，到底

看看是真是假。」申孝思問是甚麼事，那些人聽不見的聽不見，聽見的也顧不的說。不知是怎樣奇怪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且夫邪說之背於吾道者。其初亦只毫釐之差耳，歧之無多，去之愈遠，正道之不明。皆此輩階之厲也，稽其行蹤造偽書以廣施送。買生靈以救物命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。自以為是，究不可號與堯舜之道。昔陸象山不道問學，後儒猶且議之。況此輩顯與吾道相抵牾哉，今試即其相違者並衡之。吾道不過盡其所當為彼則具一得道之心。泥一成神之望，誤談四書，謬謂真諦。妄拆字面，不免強合。一人倡之，眾人和之。一時慕之，數世效之，此其感人為易入，人人為最深也。一經名世者，發其覆而揭其弊，則厭然消阻矣。噫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不過幾希耳，苟聽此輩驅人泯此幾希，盡入禽獸之路，豈復尚有世道人心哉。吾故為天下萬世正告之曰，丹者赤心也。煉丹者，篤行孝弟也，將此心純然煉成一個孝弟之心。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。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，清淨具焉，慈悲生焉。孝光發現，照破乾坤矣。豈第如放生者起死回生，得一時之感召已哉。究之放生社，大善事也，實天下處處當行者也。倘再能敦行孝弟，極之於純善而無惡，雖太上造就最高。佛祖法力無邊，亦當設一座以並列於天地之間焉。又何必沾沾於立關一竅而膠執夫不經之談也耶。

理注：

話說李金華於那老者辯論邪正，非真智慧不能斷除邪忘。以喻太初回家，細察三教經典，究竟李金華說的不錯二人才能情投意合，不覺大笑，喻老者原是阿懶識。是識未轉智故有偏解於金華，印證，即轉大圓鏡智。又言申應鑄，善感神夢，逢凶化吉，心無嗔毒自然化吉矣。

偈雲：

真慧邪妄兩相衝，理欲交會有所諍。